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四十二回 設巧計惡皂露原形

王氏疼夫，不辨真假。頭一宗，崔地方是本村人，又是同他丈夫一同進的府；二則，又要的是上月分的那宗銀子，要無有他丈夫話，崔地方怎麼說知道有上月分的銀子呢？故此拿了四封銀子，遞給了地方，復又托咐了幾句。崔地方說：「還有江寧府的二位頭目，跟了我來，同取銀子。嫂嫂是知道的，我家內房屋窄小，也不像個樣兒。沒的說，你那叫收拾點酒飯，我們吃了好走。再者，這兩個人和我哥是莫逆之交，進來的時節，還叫我問好，只顧和嫂嫂說話，把個『好』我賺起來咧！」王氏說：「容易，容易。叔叔只管前邊去，我叫人收拾就是咧。」

崔地方答應，往外而走，來至客房，見了陳大勇，將銀遞過。

大勇接在手中觀看，楊舉人在一旁看得明白，說：「陳爺賜一封給我瞧瞧。」大勇遞過一封，武舉看了看，附耳低言，望陳大勇講話。

楊武舉，附耳低言來講話：「陳爺留神仔細聽：在下方才留神看，原來卻是我家銀！」大勇聞聽將頭點：「楊爺莫要語高聲，銀子既是你家物，那件事情自然真。」不言客房前邊事，再整王氏女釵裙。連忙叫，做飯的婆子將雞宰，退了煮在鐵鍋中，急速和面烙上餅，加火立刻卻現成。雞餅裝在盆子內，小菜酒壺筷與盅。長工端定往外走，來到那，客房擺在上面存。大勇說：「地方你也同坐下，此處不比在衙門。」地方告座歸了位，連忙擎壺把酒斟。

先敬大勇楊文炳，大家一齊飲杯巡。雞肉就餅不用讓，又搭著，腹內饑餓是真情。酒足飯飽才安篋，又拌草料喂能行。坐騎吃足拉門外，崔地方，眼望長工把話云：「你進去，告訴嫂嫂我們走，再來致謝到家中。」說罷走出大門外，一齊扳鞍上能行。地方引路回裡走，路上開言把話云。

大勇帶笑開言道：「楊爺留神仔細聽，方才吳家你言講，為何知是你家銀？」舉人聞聽承差話，尊一聲：「陳爺在上請聽明：我家銀子有記號，花押封定筆跡真。銀子既在他家內，一定有，別的緣故在其中。」大勇聞聽腮帶笑，口尊：「楊爺好不明！皆因吳信不招認，劉公故此設牢籠。」

令咱三人將銀取，可辨其中假共真。地方到了他家內，對著皂役妻子云：說他丈夫被人害，知府劉爺問口供。打點官司用銀兩，相煩地方到家中。口說來把銀子取，單要那，上次分的那宗銀。」

陳大勇說：「楊爺你想：吳皂役他若不與強人相連，地方到他家取銀子，他的妻子自然說哪裡有什麼分的銀子？老爺想著他坐地分贓，想來分的也就不少，故此和他要四封銀子。他既然拿出，想來還有。你既認準是你家的銀子，吳信與盜寇相連不假，賊人下落可得，你的冤仇可報。」舉人說：「但得如此，舉家的冤仇能報，心願足矣。自此以後，也無什麼貪戀，不過削髮為僧，出家而已。」大勇說：「凡事俱要自己開懷，不可喪志。方才言過，舉家被害，皆因前定。還是想後事才是。」

貴昆仲俱是少年英杰，業已進步，何愁不功名顯達，前程有份？

因此事心生退意，豈不有誤終身？楊爺你想。」舉人說：「陳爺的指教，何曾不是。怎奈小弟此時心緒如麻，只等舉家冤仇得報，那時節再議。」二人馬上閒敘話，絲鞭不住打能行乙舉人開言把「陳爺」叫：「仔細留神要你聽：不共戴天仇當報，舉家冤恨不非輕。這一回到江寧府，面見恩公劉大人。太老爺，定把皂役深究辦，賊人卻在那邊存？但能得他真實信，我弟兄，必把仇家去找尋。全憑渾身糟藝業，一定拿住那些人！」

割賊頭，靈前祭奠生身母，合家幽魂氣也平。那時方遂心頭願，不枉為人市井中。」大勇聞聽腮帶笑，口稱「楊爺在上聽：在下有句拙言講，我要說來你莫嘆：此去見了劉公駕，大人自有主意行。拿人哪用貴昆仲，劉爺手下有能人，他既然，准狀一定要圓案，靜聽結果理才通。大人天生多性傲，上司他還拉硬弓，你說拿賊他必怪，只說藐視把他輕。」楊武舉，聞聽此話將頭點，口中連把「陳爺」

稱：「見教高明說得是，點悟在下醒愚蒙。」說話之間向前走，地方引路趨能行。野店打尖晚吃飯，趕至天晚進了城。大料難把劉公見，衙門以前下能行。何候之人接去馬，地方武舉進廟中。大勇邁步將衙進，來至自己臥房中。進房歇息不必表，單等著，次日清晨見大人。

又因天晚，大人歇息難以回話，陳大勇到自己房中歇息夜無詞。

到了次日，先說劉公起來淨面更衣，家丁獻茶已畢，下人回話說：「承差陳大勇來了，伺候大人的示下。」劉爺聞聽，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陳大勇掀簾櫳進屋，見大人行禮已畢，在一旁侍立。劉爺說：「你回來了？事情怎麼樣？」陳大勇見問，說：「小的昨晚可就回來了，只因是大人虎駕安歇，不敢驚動，今日才來回話。小的奉大人之命，一同武舉楊文炳、白沙屯地方三個人，到了皂役吳信的家中。地方入內，見了吳信之妻，照依大人所諭之言，對他言講。他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正中其言，拿出四封銀子。楊文炳一見，他說是他家的四封銀，皆因上有花押未動，是他自己的筆跡。小的同他回來，見大人交差。」

劉爺聞聽，不由滿心歡喜。

清官聞聽承差話，喜壞諸城縣內人，座上開言叫「大勇，仔細留神聽我云：這件事，就只可恨胡知縣，還有皂役姓吳人。只圖貪賊想銀兩，斷送了，許多人命送殘生。」

眼下雖然有題目，只恐難拿這伙人。」大勇一旁開言道：「老爺留神在上所：這件事情容易辦，看當堂，審問吳信有何云，招出賊人在哪廂，再作商量怎樣行。」劉公聞聽將頭點，復又開言叫內丁：「傳出去：外邊伺候休怠慢，本府立刻把堂升。」內廝答應向外跑，照言傳說不必云。

三班的，青衣書吏齊伺候，單等劉爺把堂升。且說忠良向外走，內廝張祿隨後跟，點響但見屏門閃，青衣喊堂左右分。劉大人，秉正公位升公座，要結此案悅良民。

堂規已畢，劉公座上吩咐：「帶句容縣的知縣胡有禮、皂役吳信、店家盛公甫、客人王自順、舉人楊文炳、楊文芳、白沙屯楊家莊兩村鄉保、地方俱來聽審！」「是。」下役答應往下跑，不多時，把眾人俱各帶到，跪在堂下。知縣在一旁站立。

劉公座上一送目，陳大勇把四封銀子從懷中掏將出來，放在公案以上。劉大人拿起一封，叫：「來人！」「有。」「把這銀子拿下去，叫吳信看一看。」「是。」伺候的將銀子拿下，遞與吳信觀看。劉爺上面開言，說：「吳信，你瞧這個銀子，是誰家的？」皂役吳信說：「小的不認得。」大人又說：「再叫楊舉人認一認。」「是。」伺候的人，又把銀子遞與楊舉人看了看，楊文炳說：「這是舉人家的銀子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家銀子，有何記認？」舉人說：「上有花押，是舉人的筆跡。」大人說：「既是你的銀子，如何到了吳信的家內？」忠良座上腮帶笑，有語開言叫「舉人，既然是，你的銀子有記號，卻為何，到了吳信他家中？」說著復又往下叫：「白沙屯地方上來有話云。」地方聞聽爬半步，盡禮磕頭尊「大人」。劉大人說：「昨日吳信他家內，如何送與這宗銀？對著吳信言就理，他的心中自然明。」地方聞聽一扭項，口叫「吳信你是聽：昨日我到你家內，面見令正後房中。大嫂見了心歡喜，打聽仁兄你信音。我說仁兄犯了事，拿到江寧問口供，若要是，保住大哥你無事，打點須得二百銀。小弟復又使詐話，這可是，大人吩咐如此行。我說你叫我將銀取，上月分的那四封。大嫂敢則最膽小，聽你有事心中驚，又搭著，夫妻恩愛心牽掛，連忙拿出四封銀。臨走再三托咐我，照看仁兄在府中。我勸大哥招了罷，免得皮肉受官刑。賊證俱明何用賴，不招大人豈肯容？我與仁兄卻相厚，皆因咱倆是鄉親。又常上門同應役，我不疼你哪個疼？」地方說罷前後話，嚇壞了，做歹為非膽大人。

